

每个人的第一本哲学书 每个人的第一本思考书

Apprendre à vivre

期望少一点 爱多一点

(法) 吕克·费雷 著 李月敏 欧瑜 译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Apprendre à vivre

期望少一点 爱多一点

(法) 吕克·费雷 著 李月敏 欧瑜 译

復旦大學 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期望少一点,爱多一点/[法]吕克·费雷著;李月敏,欧瑜译.
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9.11
ISBN 978-7-309-06926-6

I. 期… II. ①吕…②李…③欧… III. 哲学史-世界 IV. B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6468 号

期望少一点,爱多一点

[法]吕克·费雷 著 李月敏 欧瑜 译

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
86-21-65642857(门市零售)
86-21-65100562(团体订购) 86-21-65109143(外埠邮购)
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责任编辑 陈军 盛亮

出品人 贺圣遂

印 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74 千
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9-06926-6/B · 334
定 价 1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 言

我的作品《什么是成功的人生》出版后，许多人在街上主动和我打招呼，告诉我说：“有一天我听到您谈论自己的作品……非常透彻，但我在试着阅读您的作品的时候，却一点都看不懂……”评价很直接，并没有恶意，却令我沮丧不已！我决心找到一种方式，以期有朝一日我的书面表达可以和口头一样清晰，虽然在当时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做……

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令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。在一个夜幕于六点降临的国家度假的时候，几个朋友请我给家长和孩子们即兴讲讲哲学。这种练习迫使我紧扣主题，不用复杂的词汇、学究的引文或影射我的听众所不知道的理论，而在此之前，我还从来没这样尝试过。随着我对思想史的讲述日渐深入，我意识到，我不参考任何书籍马马虎虎讲述的这个课程，在图书馆并没有对应的图书。当然，哲学史有很多，其中不乏精彩之作，但是那些优秀的哲学史过于艰涩，不能引起那些刚走出大学、尤其是还没有走进大学的人和普通读者的兴趣。

这本小书直接来自于这些友好的聚会。虽然经过重写和补充，它依然保留了口头风格。它的目标很单纯，也很远大。单纯，是因为它面对的是非专业的受众，就像我在假期里面面对的那些年轻人。远大，是因为我拒绝仅仅为了简化就做出让步，从而歪曲人们对重大思想体系的理解。我对于伟大的哲学著作景仰万分，因而我不会出于所谓的教学目的歪曲它们。简单明了是入门图书的法则，但它不应该破坏谈

论的主题，否则，再简单明了都没有用。

因此，我试着撰写一本入门读物，它尽可能简单，但并不会舍弃哲学思想的博大与精深。它的目的不是一种前瞻，对哲学的浮光掠影，或严格遵守普及读物要求的概论，而是要让读者认识到哲学思想的本质。它要满足两类人的需求：想对哲学有所了解、但并不想深入研究的成年人；愿意展开深入研究、还不具备基本哲学知识、无法独立阅读艰深著作的年轻人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力图在此展现我所认识的思想史的本质，展现所有我想传授给老朋友以及家人的东西。

为什么要做这个尝试呢？

首先，自私地讲，如果身边没有人可以分享，最壮丽的演出都会变成一种受难历程。不过，这么说是言重了。每天，我都进一步认识到哲学并不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“一般素养”。人们普遍认为一个“有修养的人”应了解法国的历史、普通文学和艺术知识，甚至生物学或物理学的某个方面，但是没有人会指责他对爱比克泰德、斯宾诺莎或康德一无所知。然而，多年来，我日益确信，对每个人来说，有一点哲学知识是弥足珍贵的，哪怕是对哲学没有远大志向的人。原因很简单，共有两点。

第一点，没有哲学，我们就无法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。哲学是最有启发性的学科，比历史科学更有启发性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这是因为几乎我们所有的思想、信念，乃至价值观都源自思想史中早已形成和制定的重大世界观，而我们并不总能察觉。为了弄懂它的逻辑、范围、重要性等等，对哲学的了解是必需的。

许多人把生命中一大部分时间用来预知痛苦，为灾难做准备：失业、车祸、疾病、亲人的死亡，等等。另一些人则相反，他们看来对这一切都毫不担忧。他们甚至认为日常生活中，这些忧虑丝毫没有必要，

它带有病理学意义上的病态意味。这些人是否知道,他们的世界观由来已久,并且,这两种世界观的来龙去脉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得到了深刻剖析?

选择平均主义而非贵族主义的伦理观,选择浪漫主义而非古典主义美学,在死亡面前对人和事选择依依不舍或毫不留恋的态度,赞同专制或自由主义的政治形态,相对于人类,更加热爱自然和动物,热爱原始世界而非人类文明,所有这些选择在成为现成观点之前(如同在市场上,供人消费之前),都首先是意识形态构建的一部分。不论我们是否知晓,它们在形成伊始就已存在的差距、分歧和特点都继续指引着我们的思考和言行。深入研究这些观点,抓住它们的深刻根源,不仅是找到了让自己更聪明的方法,也能让自己更自由。因此,我看不出以什么样的名义才能对它视而不见。

但是,除了我们通过自身的理解力和智慧,以及通过阅读传统的伟大作品获得知识以外,要知道,很简单,哲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美好和自由地生活。正如几个当代思想家以各自的方式宣称的那样,探讨哲学不是为了自娱自乐,也不仅仅为了理解世界、认识自我,而是为了在某些情况下,能够“自我救赎”。通过哲学,我们能够克服令生活陷入瘫痪的恐惧,认为心理学能够取代哲学是错误的想法。

学习生活,学习不再惧怕死亡的各种面目,或者,仅仅学习如何克服日常生活的平庸,克服烦恼、时间的流逝,这正是古希腊学校的首要目的。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值得思考,因为,与科学的历史有所不同,旧日的哲学依然对我们谆谆教导。这一点就值得深思。

当一个科学理论被证实是错误的,当它被另一个显然更加正确的理论所驳倒,它就立即遭到废弃,不再引起任何人——除了个别学究——的兴趣。自远古时期,人们对“如何生活”这个问题的哲学思索却一直留存。从这一点来看,哲学史与科学史并不相同,而与艺术史

颇有相似之处：正如勃拉克或康定斯基的作品不比维梅尔或马奈的作品“更美”，康德或尼采对生命的有意义或无意义的思考并不比爱比克泰德、伊壁鸠鲁或佛的思考更胜一筹或略逊一筹。这其中有对生命的建议，对生存的态度，它们透过世纪的尘埃，依然对我们产生作用。什么都不能令它们过时。当托勒密或笛卡儿的科学理论早已“过时”，只剩下历史学方面的用途，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依然可以从古代哲人那里汲取智慧，就像我们依然会喜欢古希腊庙宇或中国书法一样。

为效仿历史上第一本哲学教材，即爱比克泰德的教材，这本小书也用“你”来称呼读者。因为，它首先面对的是一名学生，既理想又真实的学生——处于迈向成年的年纪，却与童年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但愿读者在其中体会的不是低俗的亲热，而仅仅是一种友谊和知心，只有以你相称才合适。

目 录

序 言 1

第一章 哲学是什么？ 1

第二章 古代哲学的一个例子：斯多葛派对智慧的爱 15

一、理论：思考宇宙秩序

二、伦理：将宇宙秩序视为典范的司法（正义观）

三、从热爱智慧到实践智慧：死亡无需惧怕，它只是一个过渡， 因为我们是宇宙永恒的部分

第三章 基督教对希腊哲学的胜利 44

一、理论：神如何不再等同于宇宙秩序，并具体化为一个人——基督；宗教如何促使我们限制使用理性，给信仰让位

二、伦理：自由，平等，博爱——现代人道主义观点的诞生

三、爱的永生理论，向我们许诺个人的不朽

第四章 人文主义或现代哲学的诞生 75

一、全新的认知理论：世界秩序不再是已知的，而是需要建立

二、与理论革命并行的伦理革命：如果供模仿的模式不再如古代的自然已是已知的，从此就需要去创造它……

三、从道德质疑到永生问题：如何区分这两个范畴

第五章 后现代主义:以尼采为例 113

一、超越理论:一种摆脱了宇宙、上帝和理性“偶像”的“快乐知识”

A. 认知理论:“谱系学”如何取代理论

B. 谱系:将世界定义为没有宇宙和神的混沌

二、善恶之彼岸:非道德主义者的道德或“伟大的风格”

三、永生新思:命运之爱(当下的爱,“命运”的爱)的学说,“生成的无辜”与永恒轮回

第六章 解构之后:当代哲学 160

一、理论:转向一种对超越性的新思考

二、建立在他人神圣化之上的道德:人的神化

三、重新思考永生问题:成长是为了什么?

结语 208

第一章 哲学是什么？

那么，我要向你讲述哲学的历史。当然，不是全部，而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五个重大时期。讲到每个时期，我都会列举一两个重大的世界观，或者说，一两个重大的“思想体系”，以便你在感兴趣的时候，可以开始自己的阅读。在此，我也愿意向你承诺：只要你追随我的讲述，你将真正明白哲学是什么。你甚至还会有相当清醒的认识，决定自己是否要深入了解哲学，比如阅读一位我接下来会提及的伟大思想家的作品。

不幸的是——除非人们相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，是迫使我们思考的理性的把戏——这个想当然的问题“哲学是什么？”是我所知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。当今大多数哲学家依然在讨论这个问题，依然无法达成一致。

在中学毕业班的时候，我的教授向我证实，哲学“仅仅”是“对批评意识和独立自主的培养”，一种“严格的思维方式”，一门根植于“惊讶”、“质疑”等态度的“思考的艺术”。今天，你依然可以在大多数入门图书中看到这样的定义。

虽然我对这位教授满怀敬意，我依然要立即告诉你，在我看来，这样的定义与问题的本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。

用哲学思考，这当然很好。可能的话，人们也可以严格地，甚至按

照批评或质疑的模式思考。但所有这些都没有、丝毫没有特别之处。我敢保证，你也知道在许多其他人类活动上，人们也提出问题，努力辩论，但它与哲学没有丝毫关系。

生物学家和艺术家，物理学家和小说家，数学家，神学家，记者，乃至政治人物都在思考问题，或自我质疑。然而就我所知，他们并不是哲学家。现代时期最大的怪癖之一，就是把哲学缩减为“批判的思考方式”或“推论的理论”。思考和推论无疑是值得高度欣赏的活动。在培养能够独立参与城市生活的良好市民方面，它们甚至是不可或缺的，这是事实。但是，这仅仅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方法，与哲学的方法并不相同，因为哲学与其是一个政治工具，它更是一种道德基础。

因此，我要建议你超越这些老生常谈，在获得更清晰的认识之前，暂时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途径。

这个途径的出发点非常简单，却蕴含了所有哲学的中心问题：人类，与上帝不同——如果上帝存在的话——是要死亡的，按照哲学家的说法，人类是“有限的生物”，受时空的限制。但与动物不同的是，人类是唯一意识到其局限的生物。他知道自己终将死亡，他所爱的亲人也终将离去。因此，他禁不住对这种先验的令人担忧的、甚至荒谬或无法承受的状况提出疑问。为此，他首先转向了向他承诺“永生”的宗教。

人类的有限与永生的问题

我希望你很好地理解这个词——“永生”，明白各类宗教如何担负起这个词提出的各种问题。因为要想理解哲学的本质，你将看到，最简单的方法，依然是将哲学定位于宗教之中。

打开字典，你会看到“永生”一词首先指的是“得到拯救，躲避重大危险或不幸的行为”。好极了。但是，宗教所宣称的令我们躲避的，是什么样的灾难？怎么样恐怖的危难？答案你已经知道了：的确，正是死亡。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努力以各种形式向我们保证生命的永恒，保证我们有朝一日会与所爱的人重逢——亲友、兄弟姐妹、丈夫或妻子、子孙，这些都是尘世的生存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分离的。

在《约翰福音》中，耶稣本人就亲历了好友拉撒路的死亡。作为第一个前来的人，他哭了。很简单，像你我一样，他也体验到了分离所带来的心痛。但是，与我们这些终将死亡的人不同，他有能力让他的朋友重生。他的确这么做了，照他的话说，这是为了显示“爱比死亡更强大”。从根本上来说，这正是基督教义中永生的本质：死亡，对于心中有爱的人，对于信任基督话语的人，都只是表象，只是一种过渡。通过爱和信仰，我们能够获得不朽。

应该承认，这个切入点很好。事实上，抛开所有一切，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呢？不再孤独，得到理解 and 爱，不再与亲人分离——总之，不再死亡，亲人们也不再死亡。然而，真实的生存状态总有一天会让这些期待落空。因此，一些人选择信仰上帝，寻求永生，而宗教也向我们保证它们能够做到。

为什么不呢，既然我们相信上帝，拥有信仰？

不过，对于所有那些没有被说服的人，所有怀疑这些诺言的真实性的人，问题依然存在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哲学拿起了接力棒。

因为死亡本身——如果你想界定哲学的领域，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——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现实问题。它不仅仅是“生命的终结”，人类生存或快或慢的终止。为了令自己放心，

古代一些哲人认为不应该为这个问题费神,因为,只有两种情况:或者我活着,因此,死亡就不存在;或者死亡存在,而这时候,我已经不在世了,就更不会为死亡担心了!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纠缠于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呢?

可惜的是,这种推理过于简单,难以忠于事实。因为事实是,与古代谚语相反,死亡拥有各种面目,即使在最鲜活的生命中,也可以反常地觉察到死亡的存在。

不过,这正是不时折磨人类这个不幸的有限生物的东西,因为只有他意识到自己的日子是可以计算的,无法挽回的死亡并非幻觉,所以,他或许要好好考虑该如何度过这短暂的一生。埃德加·爱伦·坡在一首著名的诗中通过一只不祥的动物——一只栖息在窗沿上的乌鸦——表现了生命历程的不可逆转。这只乌鸦只会重复一句话:Never more(永不复还)。

爱伦·坡想通过这首诗表明死亡代表着依照“永远不再”的顺序生存的万物。对于生命本身,死亡是所有不再回来、不可逆转的属于过去、人们永远不可能找回的东西。它可以是儿时度假时曾去的地方和遇到的朋友,父母的离婚,搬家时被迫离开的房屋或学校,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和事:即使它不总事关亲人的离去,依“永远不再”这个顺序的万物都逃脱不了死亡。

你看,如此理解,死亡远远不只是生命的终结。在生命的历程中,我们会经历无数的生死离别,死亡的各种面目总会让我们受尽折磨,有时甚至在我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。为了更好地生存,为了自由地生存,永远欢笑、宽容和爱,我们首先要克服恐惧——或者说——所有恐惧,因为生死离别有许多表现形式。

但是,哲学和宗教的根本区别,也正是在这里。

哲学与宗教：探讨永生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

面对它宣称帮我们克服的最高威胁，宗教又是怎么做的呢？从根本上来说，是通过信仰。正是信仰，也只有信仰，才能令上帝的恩典降临在我们身上。各类宗教都宣称，如果你相信它，上帝将拯救你。为此，宗教又优先要求另一个美德：谦恭。在它们看来，这与哲学的傲慢和自大恰恰相反——一些伟大的基督思想家，从圣奥古斯丁到帕斯卡尔，都不停地重申这一美德。为什么如此指责自由的思想？仅仅因为哲学也宣称能够拯救我们（即使不是死亡，至少也是死亡所引起的焦虑），但这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理性来拯救。从宗教的观点来看，这尤其是哲学的傲慢之处。早在古希腊，耶稣基督元年之前的几个世纪，在一些早期的哲学家身上就已有了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放肆。

正是如此。由于无法相信救世主上帝，哲学家首先是通过了解世界、了解自我和了解他人进行思考的人，在我们的智力范围内，我们将头脑清醒而非通过盲目信仰来克服我们的恐惧。

换句话说，如果说宗教将自己定义为通过他人，即上帝的恩典获得“永生的教义”，我们可以把伟大的哲学学说定义为不靠上帝的帮助，通过自己获得永生的学说。

正因为如此，伊壁鸠鲁将哲学定义为“灵魂的医术^①”，其最高目标是让我们明白“死亡没什么好恐惧的”。他最杰出的弟子卢克莱修在诗篇《物性论》中所阐释的就是这样的哲学学说：

① 在这个问题上，针对人类必将死亡这个事实所直接引起的恶，他提出四个解决方案：“诸神没什么可怕的，死亡也没什么好恐惧的，幸福很容易获得，不幸很容易承受。”

首先,应该驱逐并摧毁对冥河(地狱之河)的恐惧,它侵入我们的内心深处,毒害人的生命,将万物染上死亡的黑暗色彩,不让任何清新纯粹的快乐留存。

对于古希腊哲学另一个流派——斯多葛派(接下来我会谈到)的重要代表之一爱比克泰德来说也是如此,他甚至将所有哲学疑问归于同一个根源:对死亡的恐惧。

让我们听听他在与弟子的谈话中所提出的观点吧:

“你是否知道,”他说,“对人类来说,所有恶,卑鄙、软弱,其本源,是对死亡的恐惧?你要学习抗拒它,将你所有的话语,所有的学习,所有的阅读都以此为目标,你将会明白,对于所有人来说,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。”^①

在蒙田那里,通过他的著名格言“探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”,我们又发现了同一主题;另外还有斯宾诺莎和他的卓越思考,哲人即“比疯子死亡次数少的人”;康德,他探寻“令我们产生希望的东西”;甚至尼采,通过“生存的无辜”,他与古代永生学说中最本质的部分不谋而合。

如果说这些名字对你来说还很陌生,请不要担心。这很正常,因为你才起步。我们接下来会回到这些例子,对每一个都加以解释。

目前对你来说唯一重要的,是弄明白为什么在所有这些哲学家看

① 见《斯多葛派》文集,巴黎,伽里玛出版社,七星文库,第1039页。

来，死亡妨碍我们幸福地生活。不仅仅因为死亡孕育着焦虑。说实话，大部分时间里，我们并不会想到死亡——我确定你不会每天都思考人类必将死亡这个事实！但是，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讲，由于万物历程的不可逆转——在生命的中心，这本身也是一种死亡——总是威胁着将我们拖入时间的维度，腐蚀我们的生存。比如在过去这个时间维度中，一些破坏幸福的重大因素前来栖居：怀旧、罪恶感、遗憾以及悔恨。

你或许会说，只要不去想它不就行了，比如，试着只保留最美好的回忆，而不是反复回想不快的瞬间。

不过，反常的是，对幸福时刻的记忆也可能阴险地令我们脱离事实。因为经过时间的筛选，记忆将这些时刻改造成“迷失的天堂”，不知不觉把我们引向过去，从而阻止我们品味现在。

就像你接下来将看到的，古希腊哲学家们认为过去和未来是压在人类生命之上的两大恶，它们容纳了所有的忧虑，并来破坏唯一值得体验的生存空间——因为只有它是真实的：现在时刻这个空间。过去已经远去，未来还在遥远的前方，他们喜欢如此强调；然而，我们的一生几乎永远夹在回忆与远景规划、怀旧与希望之中。我们设想，如果拥有了这个或那个，我们会幸福得多，比如新鞋子、配置更好的电脑、另一座房屋、另一些假期、另一些朋友……但是，由于不停地惋惜过去或期冀未来，我们最终错过了真正值得体味的唯一的生命，属于此时此地、我们不懂珍惜的生命。

面对这些侵蚀生活的兴趣的幻影，宗教向我们许诺了什么呢？

它许诺我们永远不再需要惧怕，因为我们最主要的期待将得到满足，我们将能够体验现在的生活……在一个不幸的未来到来之前！有一个不朽、善良的神灵在不顾一切地爱着我们。多亏了他，我们将不再忍受孤独，不再与亲人离别，即使有一天他们离开了这个生命，也会

在另一个世界等待我们。得到这样的“拯救”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？从根本上来说，相信它就足够了。事实上，只要拥有信仰，这个炼金术就会通过上帝的恩典得到实现。面对所有宗教视为最高生灵的上帝，万物所依的上帝，这些宗教教导我们采取两种态度，它归于两个词：信任——这个词在拉丁语中为 fides，它还有“信仰”的意思——和谦恭。

在同一个问题上，哲学采取了截然相反的道路，非同寻常的道路。在基督学说中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对“魔鬼的诱惑”展开了深入的思考。与教会传递的恶势力的形象不同，魔鬼不是在道德层面上利用肉体的弱点，让我们偏离正道的势力。它是在精神层面上利用一切可能，割断虔诚信徒与上帝之间的垂直联系的势力（在希腊语中，diabolos 是指造成分裂的东西），而只有上帝才能让人类免受悲痛与死亡的折磨。Diabolos 并不满足于在人类之间挑拨离间，比如促使他们相互仇恨、发动战争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把人与上帝分离开来，从而让人类再次体验只有信仰才能治愈的各种忧虑。

在一个严格的神学家看来，哲学——当然，除非它完全服从宗教，为宗教所用（但这样一来，它就不再是真正的哲学）——首先是魔鬼的杰作。因为它鼓励人们放弃信仰，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批评意识，它在不知不觉中把人们引向怀疑的领地，这是走出神的监护的第一步。

在《圣经》开篇《创世记》的叙述中，或许你还记得，蛇扮演了恶魔的角色，引诱亚当和夏娃怀疑上帝禁止他们触摸禁果的正当性。蛇之所以希望这两个人类质疑，并食用了禁果，是为了让他们反抗上帝，因为只有把他们与上帝分离开来，它才能让他们遭受尘世生活中的所有折磨。正是由于这个“原罪”，并被赶出伊甸园，——我们这两个人类曾在其中无忧无虑地生活，与自然及上帝和谐共生——最初的忧虑从